

从文化精神论庾信后期的愧悔心态*

张苏榕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3)

摘 要 庾信入北以后的诗文多抒发家国俱亡、天涯羁旅的痛苦情思,而实际上亡国之痛和乡关之思的背后隐藏着其后期最为深重的精神痛苦——对自身失节的愧悔。庾信的愧悔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具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因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 庾信;失节;愧悔;人文背景;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 J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3)03-0033-03

庾信的人生以入北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后期的庾信诗文创作一改前期在梁时的绮艳轻靡而为苍凉激楚、沉郁悲慨之调。创作面貌大变的根本原因是后期作者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后期的庾信由于家国俱亡、天涯羁旅、身仕敌国的特殊遭遇,心灵创痛极深,抒发由此造成的痛苦情思遂取代了前期的描写轻歌艳舞而成为诗文创作的中心内容,从而致使诗风大变。关于庾信后期的痛苦心态,近年来学术界多有论述,许多人认为其主要构成是亡国之痛和乡关之思。笔者认为,庾信后期的痛苦悲凉情感固然出于亡国之痛和乡关之思,但亡国之痛和乡关之思实际上是一袭厚重的外衣,包裹着他难与人言的、更深重的痛苦,这个痛苦即是因人格缺失而产生的惭愧和悔恨。庾信身仕魏周,做了丧失节操的贰臣,由此形成的愧悔才是他后期最为深重的精神痛苦。任何个人的思想行为都涵具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庾信的愧悔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具有深厚的人文背景,他个性化的生命体验验证了我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和巨大力量。本文试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探析庾信愧悔心态的成因及其丰富内涵,希望有助于解读其雄视六朝的文学成就。

一、庾信愧悔心态形成的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人生哲学,传统哲学的核心又是对理想人格的揭示、设计与塑造。这一特点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尤为突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道德人格的确定,儒家思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是由理想的个人所组成,故而对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完美的追求最终是落实在个体人格的修养和完善上。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达到“仁”的至德境界的君子人格。具备君子人格的人有着上报君国下安黎民的崇高理想、舍生取义的仁者情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刚强意志。正如孔子所说:“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儒家的人格理想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而被大力弘扬、强烈推崇,成为中国传统

士大夫共同认同的群体意识、集体情感。它作为一种强大的内驱力,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许国不复谋身,为天下兴亡而奔走,当道德操守与生命保全之间发生尖锐矛盾时慷慨赴死,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而雄美的人生之歌。儒家君子人格文化也对庾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庾信出生于文人世家,自小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虽然生逢人文精神滑落的齐梁时代,在绮艳浮靡的文学氛围中沾染了时代的共同弱点,但儒家重操守、贵气节、尚清正的文化精神已渗透在他的深层意识中,主宰着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他景仰历史上那些节义之士,真诚地渴望和他们一样。虽然他在现实生活中屈仕魏周,做了丧失节操的事,但并不意味他的儒家道德观念的崩溃。现实行为与价值观念在他身上形成了尖锐矛盾和冲突,而正是这种矛盾造成了庾信后半生的最大悲剧。庾信仕北后,西魏和后来的北周都给予他高官厚禄,但他始终无法泯灭降节辱志、身仕敌国的羞愧之情。如果说故国沦丧、天下昏昧是时代的悲剧,那么辱身屈节而深层意识中鄙视屈节、不甘屈节则是他个人的悲剧。时代和个人双重悲剧的重压构成了庾信后期最深重的痛苦。这种痛苦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故国的沦亡而无法通过实际的道德补救来减轻,找不到排遣和超脱的余地,强烈而持久,日久弥深,无处遁逃,惟有通过诗文倾诉、宣泄。因此,在庾信诗文中处处涌动着失节的愧悔和自我谴责,表现出一个儒者在沉沦中的痛苦挣扎和自省、自救的心路历程。

二、庾信愧悔心态的丰富内涵

沿着儒家根深蒂固、一脉相传的文化精神这个路径,来开启庾信悲情世界的大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愧悔心态蕴涵的复杂、丰富的内容。

1. 失节前朝的自卑感

儒家执守忠贞的传统精神给了庾信根深蒂固的节义观念,节义观念使庾信因自身的失足而在道义面前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自惭形秽,自觉无颜,倍感羞愧。他在诗文中一遍遍地倾吐这种难以启齿又挥之不去的感觉。

* 收稿日期 2003-04-18

作者简介 张苏榕(1962-),女,江苏响水人,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万方数据

《拟咏怀》二十：“在死犹可忍，为辱岂不宽。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虽可热，其心长自寒。”^{[1] p.243}（下文引用庾信诗赋只注篇名）感叹古人有宁死不受辱者，而自己却相反，因此十分惭愧，“面热心寒”。庾信以擅长用典著称，他的事典中出现最多的人是宁死不屈的伯夷、叔齐、持节牧羊的苏武、一去不返的荆轲、被俘后依旧戴楚冠操南音的钟仪、乞师救国哭秦庭的申包胥，通过钦佩他们的气节而抒发自己自愧不如的羞惭之情。他提及最多的人是荆轲，如“寒水送荆轲”（《拟咏怀》二十六）；“寒客思辽水”（《拟咏怀》其三）；荆轲有寒水之悲（《小园赋》）；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哀江南赋》）。因为荆轲和他一样都是在危难时刻受命出使，然而荆轲以死酬知己，千古留英名，他却是有辱使命，苟且偷生。相形之下他备感无地自容。他也多次提及降胡的李陵，如《拟咏怀》其十：“悲歌渡燕水，弭节出阳关。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故人形影灭，音书两俱绝。遥看塞北云，悬想关山雪。游子上河梁，应将苏武别。”叙写李陵永别故园的悲凉心境和诀别全节的苏武时的惭愧，以此来寄喻自己痛失名节的怅恨。庾信从伯夷、叔齐不食周薇饿死首阳山的典故中化出的“食薇”这个意象，几成他失节的代名词。如“况风云不感，羁旅无旧，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枯树赋》）；“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谨赠司寇淮南公》）；“避谗犹采葛，忘情遂食薇”（《拟咏怀》二十一）；“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哀江南赋》）等，一遍遍的感慨透露了无尽的悔恨。他一再将自己比作厚皮的林木，说自己厚颜，自责到自污的程度。如在《对宴齐使》诗中写到：“林寒木皮厚，沙回雁飞低。故人倘相问，知余已执圭。”在《和张侍中述怀》中亦有“木皮三寸厚”句。他在《拟连珠》二十八中写到：“甘蕉自长，故知无节。”把自己比作甘蕉无节而空长，直责自己无节。人格失足使庾信陷入自我轻视的痛苦深渊。

2、不甘失节的屈辱感

士大夫对人格尊严的敏感和重视使庾信在羞愧同时还产生了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内心充满了屈辱感。他的诗中弥漫着蒙羞含垢的无限忧愤。“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拟咏怀》其三）在这首诗中诗人竟形容自己遭西魏羁留的境遇如娼妓被人强娶，质子被他国强留，道出了屈辱不堪的心境。庾信的家族自豪感、荣誉感极强，在诗赋中多次称颂自己的家风世德，如“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哀江南赋》）祖父庾易“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哀江南赋》），父亲庾肩吾“隆生世德，载延贞臣”（《哀江南赋》）。他愈看重家族声誉，令家族先人蒙羞的感觉对他的刺激就愈大，有辱家风的负罪感就愈深，被迫身陷无义的屈辱感就愈强。因此在《哀江南赋》中他悲叹：“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昔三世而无惭，今七叶而始落。”诉说自己在战乱中身不由己、违背初衷地做了贰臣，致使忠义家风断绝的痛苦，表达了深深的耻辱感。他在《枯树赋》中铺写的枯树昔荣今枯情景，实乃作者自我心路历程的写照。枯树起初生机勃勃：“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而后凋零枯萎：“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断流节，横洞口而欹，顿山腰而半折。”枯树因“拔本”、“伤根”而“销亡”、“半死”，而作者因为“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枯树赋》）而使生命萎顿。悲凉的感叹表露了人格、声名被践踏的屈辱感。有时候庾信也作自我辩解，如强调迫于无奈的客观情势：“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还说自己流落北方

可能是天道循环所致：“且夫天道回旋，生民预焉。余烈祖于西晋，始流播于东川。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哀江南赋》）有时还故作超然语：“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拟咏怀》十一）甚至有愤激语：“张仪称行薄，管仲称器小，天下有情人，居然性灵天。”（《拟咏怀》十九）庾信的这些说法并不似清人全祖望所说：“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庾信羞耻心。因为深知丧失节操的行为令人不齿，庾信在内心深处不肯接受自己沦为这类人这个现实，不甘心自己就此陷入不义。因而他努力寻找道德包容空间，探寻卸去精神重负的可能。实际上他的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庾信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灵魂的囚室。他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结果，不过是不堪忍受屈辱感带来的烈焰焚身般的痛苦而已。

3、失落精神家园的绝望感

儒家思想体系是一个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仁学体系，儒家所理解的人的价值即指人的道德价值，把道德价值看作人生价值的全部内涵。儒家的生命价值观深刻影响了士人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传统士大夫最重视自我的道德自信，重视源自道义的精神力量，追求俯仰天地之间问心无愧的人生境界。人格的尊严感和崇高感可以支撑他们困厄处穷、贬死蛮荒依旧保持积极、高昂的人生态度。如屈原即使被无道昏君远远地抛出政治中心，“行吟泽畔，颜色枯槁，形容憔悴”（屈原《渔父》），然而怀道自尊的文化心理使他充满了道德自信，使他永远不失生命高贵感。《离骚》中就有着大量的对自身“美质”的赞叹，杜甫晚年老病孤愁，流落江湖，但始终心忧天下，悲悯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人民的苦难，表现了一个纯儒、仁者仁物爱民、以道自任的人格精神。宋儒以苏轼为代表的逐臣，出入生死穷通泰然处之，体现出高扬人格力量的殉道者风采。民族英雄文天祥有绝笔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衣带赞》）文天祥从为民族大义献身的悲壮中感悟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升华。反之如果丧失了这种人格自信便丧失了处身立世的根本，从而就会导致对自身整个生命价值的贬低。庾信便是这种丧失人格自信的人。作为士大夫丧失立身之本的无情现实彻底地摧垮了庾信的精神支柱，使他经常陷入昏昏噩噩、孤寂无主的精神状态。陷入心灵无所归依、自感葬身无地的痛苦深渊。《拟咏怀》二十四：“无闷无不闷，有待何有待。昏昏如坐雾，漫漫如行海。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首句的感情形态酷似后世李清照《声声慢》的首句七组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诗人昏昏沉沉，痛苦想排遣而不得，想麻痹而不能，如坐雾中，看不到一线光明，如行大海，不知何处是彼岸。而“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则点出了造成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千年来人们向往的清明世界未见到，而一代之人已变为异国之民。这首诗逼真地画出了诗人那种了无生趣、半生半死的精神状态。《拟咏怀》其四：“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唯彼穷途恻，知余行路难。”这首诗写自己在北国受到如子产、陈完的待遇，貌似安于北国而实无法心安，对故国如孔子去鲁般依依不舍。想到张良韩亡后悉以家产求客刺秦王，而自己梁亡后却屈节事敌，真是羞愧万分。自己声名俱毁，愧对古今，只能效仿阮籍穷途而哭。人生的旅途是如此艰难，天地如此之大而自己已无路可走。《拟咏怀》其七：“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

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清山望断河。”写自己恨心不消而年已垂暮,一切希望终将如精卫填海那样永无实现的可能。上述两首诗都极深刻地揭示了庾信集苦闷、悲伤、悔恨、颓唐、忧愤于一体的难以言状的绝望心态。如果说内在的道德修为的完善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是士大夫的精神归宿,那么,失节的庾信失落了他的精神家园,成为精神和空间双重意义的游子。

三、庾信愧悔心态的特殊价值

中国传统士大夫无论如陶渊明由官而隐,还是杜甫的从仕途渴慕到“迹江湖而心系魏阙”,本质上都是对儒家道德理想履践的过程,是以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体认追求道德

参考文献：

[1][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Probing into Yu Xin ’s Ethic – Regret from Cultural Spirit

ZHANG Su-rong

(Humanity Department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Since Yuxin came into the northern area , his poetry creation mainly expressed the painful sentiments of motherland ’s down-fall , and lived in the remotest corner of the world , Actually , there was more serious pain behind the sentiments , namely , regret and ashamed of himself for losing moral integrity. The feelings had its profound humane background , abundant connotation and special cultural value.

Keywords :Yu Xin ; regret ; cultural connotation ; value

(上接第 32 页)

我迷失,理想幻灭让他这样一个“王国君主”意识到王国的崩溃,感到生命存在的虚无,一切都将离他远去,去得是那样无情和无奈。王国既已崩溃,君主也就不复存在,但在

临走之前,他必然要将王国的核心“女儿国”也一同带走,因为那些都是永远属于他的。

参考文献：

[1]顾城.顾城诗全编[M].上海:三联书店,1995.
[2]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54-64.
[3]顾城.黑眼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张捷鸿.童话的天真——论顾城的诗歌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1999(1):72-74.
[6]杨守森.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7]顾城,雷米.英儿[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From Infatuation to Maze
——Gu Cheng and his fairy – tale world

HAN Chuan-xi

(Chinese Department of Suzhou Teachers ’ College ,Anhui Suzhou 234000 ,China)

Abstract :Gu Cheng was a controversial poet in the contemporary poetry world . His poems embodied childish fairy ideal and he had been constructing his own fairy – tale realm. Nature , life and femininity are important elements of his construction of childishness , and his pursuit of fairy ideal went from infatuation to maze at last.

Keywords :Gu Cheng ; poems ; fairy – tale